

过去20多年，本地华文儿童读物的出版走过了一段沉寂时期。可喜的是，近几年来，在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的合力推动下，本土华文童书出版似乎又重现生机。

张曦娜 / 报道 邝启聪 / 摄影

本地华文童书出版

又现生机?

↑以推广华文为己任，公教中学将出版一套12册绘本。

↓曾经创作、策划及主编不少华文儿童读物的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陈志锐认为，本地华文少儿读物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公教中学将出版的绘本，每本都由数名学生联合创作故事，一名老师指导。

↓玲子传媒出版的《学校有“鬼”》受到欢迎，因为内容是学生们感兴趣常“讨论”的话题。



配合即将于本星期六（5月30日）热闹开场的“亚洲少儿读物节”（Asian Festival of Children's Content），一本由新加坡和中国16位知名作家联袂创作的少儿书《狮心绘意——中新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就将于6月5日正式发布。

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力量

新加坡华文儿童读物有一定发展轨迹，早于1950年代初，世界书局已出版华文少儿读物《世界儿童》与《世界少年》，虽然这两本刊物已于1970年代末停刊，至今仍为当年的少儿读者津津乐道，缅怀不已。

本地的教育出版社曾在1970年代出版《少年月刊》《新加坡儿童》及《欢乐儿童》等少儿读物。1980年后，这些华文少儿定期刊物逐一停刊。

过去20多年来，本地华文儿童读物出版走过一段沉寂时期，可喜的是，近几年来本土华文童书出版又见生机，且这线生机分别来自官方与民间两股力量。

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陈志锐说，“进入21世纪，本地儿童文学出版开始多元，例如李光耀双语基金近年资助的双语儿童绘本就大多由本地中英文作家撰写，语言文字本地化，绘画构图也具有本地特色；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编写的学前读本《乐中学》主题与活动形式多样，配合本地孩童语文水平和生活习惯；推广华语理事会推荐的八本《百果香》绘本都由本地作家和绘者创作，如能写善画的作者阿果与椰子，趣味性、语言习惯和内容深度等都贴近本地需求；又如华文教研中心筹划的36本小学读本“小飞鱼”、四本学前读本“小毛虫”等分级绘本系列，由多位名家撰写并经过科研验证等。总的来说，本地儿童文学的特色在上个世纪萌芽，目前已成长，而未来的出版在国别化与在地化方面必定会更为突出。”

玲子传媒执行董事兼总编辑林得楠说，“近年来，由于华文学习方式调整，语文教学更注重阅读，学校也较积极地推动华文阅读，尤其是小学，越来越多学校采用本地出版的儿童书，作为学生的华文辅助读物，加上大部分年轻家长鼓励孩子阅读华文书，在孩子的阅读方式方面，想法也比较开放，所以近年来童书的需求是比过去多。”

玲子传媒近两三年也陆续出版了由新加坡作者、画家创作，具本土特色的儿童书。

林得楠透露，玲子传媒出版的少儿读物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和华文学习挂钩的漫画，例如本地漫画家翁添保的《又是这一班》系列，这几年的累积销量达数万本；第二类是青少年故事读本，如陈帅创作的《芝麻班绿豆事》《芝麻班青春痘》，以及艾周



本地新一代绘本作者小邝的《去阿嬷家》，被选为“读吧！新加坡”读本之一。

创作的《天狼星游戏时间簿》《镜子里的秘密》等。

第三类是儿童绘本或图画书，例如本地新一代绘本作者小邝的《去阿嬷家》，被选为“读吧！新加坡”读本之一，目前仍属校园导读活动的热门选书。小邝另一本以亲情为主题的绘本《弟弟不要怕！》也将出版。随着《去阿嬷家》的成功推广，玲子传媒继续推出南洋小学学生林子欢创作的校园绘本《学校有“鬼”》，以及教师杨彩辉创作的精装图画书《太阳果》。

林得楠说，玲子传媒这两三年开始策划一些具新加坡特色的绘本和图画书。目前最年轻绘本作者是南洋小学六年级学生林子欢。林得楠说，《学校有“鬼”》出版后受到欢迎，因为这题材是学生们常“讨论”并感兴趣的话题。由于故事吸引低年级学生，而且和校园迷信有关，老师也愿为他们安排导读活动。

本地周星衡基金也将以小学一到三年级学生为对象，出版一系列“星衡儿童丛书”，丛书第一套共四册，每册一个主题，分别是《我爱运动》《我爱我家》《我爱生活》《我爱动物》，每个主题下又有四个故事。

周星衡基金执行董事曹蓉说：“我们是秉承新加坡华文出版界先贤周星衡创办《世界儿童》的努力和不懈精神出版‘星衡儿童丛书’，因为阅读和教育一样需要日积月累，让孩童在阅读中启发心灵的成长。我们也将不断为新加坡孩童提供高质量的华文读物，丰富未来一代的阅读视野。”

曹蓉说：“星衡儿童丛书故事内容来自华文老师

们的课堂经验及周星衡基金的教育资料库。我们希望做到内容丰富，插图充满童趣，词汇生动。每套书配有单独印刷的辅助练习小册子，其中包括理解练习以及华英双语对照的重点词语解释，便于小读者锻炼独立阅读的能力，也为老师和家长提供辅助资料。”

公教中学出版学生创作的儿童绘本

有意思的是，公教中学将于8月底出版全套12本绘本，每本绘本由数名学生联合创作故事，一名老师指导。

公教中学华文部主任蓝子琴说：“身为特选学校，我们对于推广华文任重道远。目前一般学生觉得学习华文是一件艰难的事，而且对自己的能力也很怀疑。我们让中二学生通过绘本创作，培养学生的文艺鉴赏力，帮他们克服心理障碍，激发学习华文的兴趣。选择绘本，是因为对于学生而言，绘本故事性强，又可以是生动有趣，因此借此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蓝子琴说，开始这个出版计划时，公教中学首先让学生根据“孝心”“友情”及“坚持”三个主题写一篇记叙文，再转换成绘本。接着，老师给学生介绍绘本、导读绘本、给学生看相关主题的绘本。然后，再请本地绘本作家阿果给学生上课，进一步提升学生对绘本的鉴赏水平，以及认识创作绘本的基本原则。学生在有足够的信心下，逐步完成自己的第一本绘本创作。由于是课程的一部分，所以整个过程由各班老师带领学生进行。

学生完成作品后，公教中学又分别从每个主题中挑出最好的四本，出版一套12本绘本，由玲子传媒出版，绘画者为本地年轻画师颜如意、詹韬、苏景怡及巫霖耀。

蓝子琴说：“绘本创作也是公教中学庆祝建校80周年深



↑周星衡基金出版的“星衡儿童丛书”，第一套共四册，每册一个主题。

具意义及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12本绘本出版后，我们准备派送给全部小学。同时，年底计划邀小学生到公教进行导读会，由我们学生为小学生导读和举办相关阅读活动。这项活动获得校董、校长、副校长、老师、校友、家长会的全情参与与鼎力支持，展现了公教作为特选学校推广华文教育的使命。”

本地对优质读物有强大需求

陈志锐认为，和大陆以及台湾读物比较，其实“本地的华文儿童文学还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历史传承的”。他说：“除了我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上小学时每周引颈翘盼的《知识画报》《知识报》，自70年代就有多位有心的本地教师作家、画家，如周黎、林琼、雨青、洪生、文彬、陈彦、辛白、谢清、贺兰宁、陈森汉等，都曾为教育部和出版社编写儿童课外读本，影响深远的包括《少年月刊》《新加坡儿童》《欢乐儿童》、双语故事书，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到1950年东南亚一带最早创办的《世界儿童》等。早期的儿童读物，好些已开始以本地生活背景为题材。”

曾经创作、策划及主编不少华文儿童读物的陈志锐说：“因为教研与编写儿童文学，我翻阅了大量本地中英文儿童读物。总体而言本地华文儿童读物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编者和出版社投注大量心血，进行读者调查、使用者研究，配合儿童心理发展特征以及本地儿童语言特点，在文本和插图之间力求呼应与互补等，儿童读本的水平就有保证。也有的仅是把较深奥的经典或故事进行文字简化或情节删减改写，或者从成人视角和诉求来创作，那水平就比较难把握。”

陈志锐也说，本地华文少儿读物的发展空间非常大。“市场需求方面，包括家长和儿童教育工作者都对优质读物有强大需求，迫切希望有更多适合本地孩童语言和生活的读物，而这需求不是外国人口的书籍可轻易满足。因为中港台马儿童读物在语文水平和内容深度上无法与本地儿童完全匹配，通常是适合该孩童心智发展的文字太深奥，而文字水平适合的则内容上过于简单，当然还有语言习惯、注音方式、内容主题、绘画风格等方面差距。我们还是必须在吸取国外中英儿童读物，甚至是翻译绘本的长处之余，尽力发展属于自己的新加坡儿童文学读物。”

林得楠也认为，过去多年，新加坡儿童阅读的华文书，主要是依赖进口图书，其中以中国童书为主，因此目前本地华文儿童读物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林得楠说：“成本问题和缺乏原创作品，仍是本地出版社面对的最大挑战。这也是新加坡华文儿童图书的出版在过去比较保守的主因。由于成本因素，本地出版社较难大量出版各种类别的华文书，所以只能以质取胜，重质不重量，出版具本地色彩的童书来面对人口儿童图书的竞争，我们相信这样做可更好地和人口图书竞争，而且更能突出每本书的亮点，为新加坡华文童书争取更多读者。”

他说：“我们会继续争取出版由本地作者创作、本地画师绘图的华文书，并积极在学校推广，同时，也希望更多家长和师长更注重本地出版的优质儿童读物。我们也希望官方机构尤其是国家图书馆，更注重对本地华文儿童图书的推广。”

曹蓉说：“我们这一套‘星衡儿童丛书’只是起步，后续还有其他系列，针对的是充满好奇心的幼龄学童，这也是我们要深耕的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和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丰富这个领域的出版色彩。”

→《狮心绘意——中新儿童文学原创作品》出版 见第3版